

吃饭时不要说话

□合肥 许辉

最近读《论语》，再一次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传承性，两千多年了，我们现在的许多生活习惯，和孔子时代的生活习惯，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异。孔子是一位智者，也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。对孔子的认识，如果是听别人说的，那就会觉得孔子不是人，是神；如果是读《论语》等原典得到的印象，那就会觉得孔子是人，而且还是个普通人，与你我的距离只有邻家二叔那么近。

《论语·乡党篇》里说：“食不语，寝不言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吃饭的时候不交流，睡觉的时候不说话。这在当时，可能是两条日常生活的准则。孔子可能是这样遵守的，当地当时的习俗可能也是这样遵循的，人们可能既会认为默默地吃饭符合礼节，也会认为默默地吃饭有助健康。

睡觉的时候不说话，应该指的不是夫妻之间而是兄弟或姐妹之间。一胎政策之前，中国家庭的孩子都比较多，除去大户人家，一般的中产阶级或草根百姓，家庭条件都不会太好，所以小孩子都睡在一起，稍大些的孩子才按性别分别睡在一起。孩子们的自制能力较差，睡在一起总免不了说个不停，越说越兴奋，早晨就要睡懒觉，影响一天的学习，因此睡觉就是睡觉，睡觉的时候，就不要叽叽喳喳说话了。

夫妻之间也许不存在这种情况。按照现代心理学家的观点，夫妻之间的温存是非常重要的，不仅在恩爱之时，平常也要多加呵护、留心滋养，如此这般，才能使爱情长久保鲜。语言交流是培育爱情最重要的工具，所以睡觉前多多交流，应该长期为之。

吃饭不交谈、睡觉不说话的行为准则，至

少一直沿习到我父亲那一辈。我小的时候，因为是母亲唯一的儿子，母亲特别疼爱我，上幼儿园之前我都是和父母同床的；后来稍大些，就和两个姐姐同床，睡在床的最里面，免得掉下来；再大些，家里住房并不是那么宽裕，就在堂屋里铺一张床给我睡。关灯就是睡觉，母亲也就不允许我们再说话了。

一家人在桌子上吃饭，吃饭就是吃饭，只做吃饭这一件事，父亲更不允许我们说话。因此在我的记忆里，小时候我们家吃饭，都是安安静静、全神贯注地吃饭，吃过饭以后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有的去洗碗，有的去扫地（吃过饭以后总要把桌子搬回原位，把吃饭的地方清扫一下），父亲去午睡或看文件，我则啥都不干，碗一推就跑出去找小伙伴玩去了。

当然姐弟们都大了以后，饭桌上就不可能不说话了，碰到上山下乡、招工上学等等重要的“大事”，怎么可能不在饭桌上交流、讨论呢？但食不语这种准则变成了习惯，有意无意中就会成为家庭文化和传承的一部分，用孔子的提倡来看就是对礼仪的遵守。后来我的父亲母亲都不在了，但如果我有时候在吃饭时话说得多，妻子就会说我，要是老年人有在时，你吃饭时说这么多话，肯定要挨训！

吃饭时不说话，只是一种古训，其实说话确有许多必须注意的学问。比如我们和对方交谈时，在一般情况下，一定要一个一个来，即一个人说完了，另一个人再说，如果总是听了第一句就立刻发表自己的意见，那一则可能没听完对方的话会以偏概全，一则心急地打断对方，会毁掉对方交流的心态，会毁掉双方交流的气氛。

日常生活中文化遗产的活力，真是不得了的。

老“赫”其人

□合肥 莫欣

前段时间，参观“徽”煌四十年——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摄影图片全省联展，有专图介绍创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省新华印刷厂，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争取到了“德国援助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印刷”合作项目，开展了全面技术改造，引进德国企业先进管理模式，升级换代，如今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国家高端印刷企业。这背后凝聚了一个德国人的心血，他就是德方的项目执行人、德国专家赫斯莱因。这个老外，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老赫，他身材高大，壮硕，足有1.9米，正宗的欧洲日尔曼人种，棕色的头发，蓝中带灰的眼睛。与他握手，有种被熊掌攥住的感觉，隐隐作疼，抬头一看，他却在憨憨地瞅着你笑呢。

他到合肥来的正是时候。1989年之后大批外国专家撤离中国，他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最早返回中国的外国专家之一。德国人认真细致、严格按规矩办事的秉赋在老赫身上体现得十分真切。厂里希望能从软件援助经费里多挤点钱出来用于先进设备的引进，就明里暗里打老赫的主意。陪他和夫人英格一起去游黄山，邀请书画家来厂为他作画。老赫丝毫不会客气，特别喜欢安徽的大山名川，天都峰、天柱山、太平湖、天堂寨都留下了他和夫人的足迹，书画及市场上淘来的工艺品都照单全收。但一说起正事，他就装听不懂，签起单来，照旧不予通融。

老赫虽然刻板却也认理。那年，高精度高宝五色高速胶印机进厂，他按照德国的安装规程，要求厂里用10吨叉车卸装到机位上，车间的门不够高，还要拆墙。厂长苦于厂里无此大马力叉车设备，也不舍得破坏新建的厂房，觉得一点点移进去能解决问题，但跟老赫讲不通。于是就心生一计，指挥部

下做好设施方案后，自己陪着老赫夫妇到厂对面巷子里去喝啤酒。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几个人拥着老赫穿过濉溪路回到厂里，老赫抬起醉眼一看，机器已就位，现场整理停当，他心里全明白了。

在合肥一呆就是十多个春秋。耳濡目染之下，他身上的中国元素也多了起来。他和夫人一个是1943年出生的，一个是1947年出生的，他自称是只公羊，说英格是头母猪。问他多大年纪了，他会把两手比划在头上“咩咩”地叫两声，孩子般地让你猜。他会在城隍庙与小贩讨价还价，甚至学会了拉大旗作虎皮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他和夫人开着辆三菱大越野，在合肥街头甚是瞩目，由于欧洲的行车规则与中国的差异，他俩常常惹麻烦。不过，警察看他人高马大的外国人，知道他对于行车规则不甚了解，一般都是耐心讲解规则为主。渐渐地，他也熟悉了合肥的道路规则，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。

2005年，他到了退休的年纪。老夫妻俩没有子女，在德国无牵无挂，爱上了大草原，说要在那天苍苍野茫茫处终老一生。2010年后，他和夫人来到合肥，找厂里的老朋友一起喝啤酒。看到现在改制后的新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，搬迁新厂址，新建整齐高大的厂房，当年他执行援助计划进口的机器又被新的更先进的装备替换下去了，他当年曾培训的技术骨干成了公司和各部门的新一届领导人，高兴地连连举杯。已届古稀之年的“老羊”头，不迭声地惊叹厂里的变化之大，赞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。

老赫，你是伴着改革开放走进合肥的外国朋友，衷心祝你长寿，再来合肥探亲访友——安徽新华的铁杆老友！

秋兴吟草三首

□合肥 张武扬

《踏莎行·登临遣怀》

秋入熏风，菊黄轻诉。
薄凉雨过椒淞浦。
临窗赏月闻啼鹤，苍葭雁远横塘路。
又忆登临，数寻岁序。
篱边拾得初如否。
等闲波暖品鱼蔬，新词犹是呈何处。

《鹧鸪天·寄远》

过雨空明更忆游。
钩藤云树数啼鸠。
推窗暝色难留恋，似水年华别样流。
文且著，一尘收。
单衣无寐蜀山幽。
风枝吟笔黄花在，为恐临风莫过秋。

《渔家傲·赠友》

晚霁蒹葭荷柳瘦，等闲竹外割新韭，不忍枫红惊烟候。
莲声漏，敲帘半窗花香透。
陌径菊黄初染袖，心随征雁纵横后，蛩语低吟诗旧友。
归去否，一痕秋水刚吹皱。

乡路难归

□池州 石泽丰

总是在闲暇的时候就想回故乡看看，看看故乡的人，故乡的物，走走故乡的路。心已定，便启程。可是每每走进故乡所在的镇界，心里就空虚起来，且隐隐不安，你觉得现在的双向三车道缩短了你的归途，少了回乡的情节。从集镇到屋场，几公里的路程，一脚油门就到了，当然没有情趣。这些乡路，是祖辈们开拓出来的。他们为了后生，一年一年地修筑，一年一年填平坑洼。路边的道班室里，你的表叔正在那里安排着一周的铺路计划，就在那个雨天，他和工友们一道，穿着雨衣，手拿铁锹，跟在装满沙石的拖拉机后面。拖拉机开得很慢，就是为了方便他们把沙石铲下来，一锹一锹地填铺在路面的坑洼里。那条乡路，不知方便过多少人出行。儿时，你从那条路上回来，捡起一粒石子，如获至宝地藏在你的兜里，没等你走到家时，那粒石子早已偷偷地从你兜里掉了下去，乡路知道你心疼，就替你保管着，说好了在你久别故乡归来时再来认领，一同捡走你清贫而纯真的记忆。

恍若是一瞬，你走出了故乡。也许表叔的铁锹至今还斜靠在那个破烂不堪的道班里，还没来得及被别人收走。然而，表叔已去世好几年了，他被安葬在路边，一如当初那么好客地上前来迎接你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严寒酷暑。现在，你回过头来，想走一走儿时曾经走过的小路，哪里又是你落脚的地方？你从咿呀学步开始，乡路就看着你，它敞开心扉，任你扑倒在它怀里，你从它怀里无数次地爬起来，无数次地向前走去，走过田畴，走进学校，走出山村。从村庄到小学，要经过一弯田垅，田埂约两尺来宽，两边长着杂草。草逢春而生，遇秋而黄，一年四季收藏着你的脚步声，收藏着你渐渐长大的身影。田埂上，有几道放水缺口，水流舒缓、清澈，你在上小学时迷恋这样的意境。

跨过缺口才能走入前面的那段去路，你能跨过去，但是，你担心比你小的伙伴，怕它拦住了他们的去路，于是，你背着父母从家里拿走了几根木棍，搭在缺口的两端，上面铺些野草，草上覆有从泥田里挖起的泥巴，抹平，与两端的路相连，你俨然一个桥梁的建设者，沉醉于自己精心创作的成果。没过几天，不知是哪头牛踩坏了这座土木桥，踩坏了你的杰作，留下一个深深的蹄印，印在你忧伤的心灵上，落日收藏了这一切。

也许，就是从那一刻开始，你就有了修路架桥的理想。你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这些小路修成通天大道，那一刻，你甚至不在意你从山林里穿过的那条小路，曾是你捡到野鸡蛋的地方，是你在那里能捉到鸟雀的地方，是你放学回家的途中，去树林里捡蘑菇而把书包放在那里的地方。每一次寻找的意念也许就是你每一次想回家的理由，而每一次的无果又让你心生惆怅，是乱了方寸世界的错？还是乡路难归？